

王晉民◆著

白先勇傳

名家廣場

勁獅文化事業公司

白先勇傳

王晉民◆著

白先勇傳／王晉民著．--初版．--臺北市：幼獅，民 83	
面： 公分．--(名家廣場：3)	
ISBN 957-530-492-6 (平裝)	
1. 白先勇—傳記	
782.886	83000222

名家廣場③	白先勇傳	著者：王晉民	校對者：林宗毅・李栩鈺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發行人：李鍾桂	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六之一號三樓 電話：(〇二)三一一二八三二	郵政劃撥：〇〇〇二七三七—三	門市：幼獅文化廣場	●臺北衡陽店：臺北市衡陽路六號 〇(〇二)三三四三〇〇 ●展示中心：臺北市松江路二一九號 〇(〇二)五〇三五六轉七三四 ●臺中逢甲店：臺中市逢甲路二之一號 〇(〇四)二五二九四一四 ●高雄復興店：高雄市復興二路一五七號 〇(〇七)三〇二二三〇	印刷：崇實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一八〇元	出版：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四三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	--------	-------------	--------------	---------	---------------------------------------	----------------	-----------	--	-----------------	---------	-----------------	------------------------	-----------

名家廣場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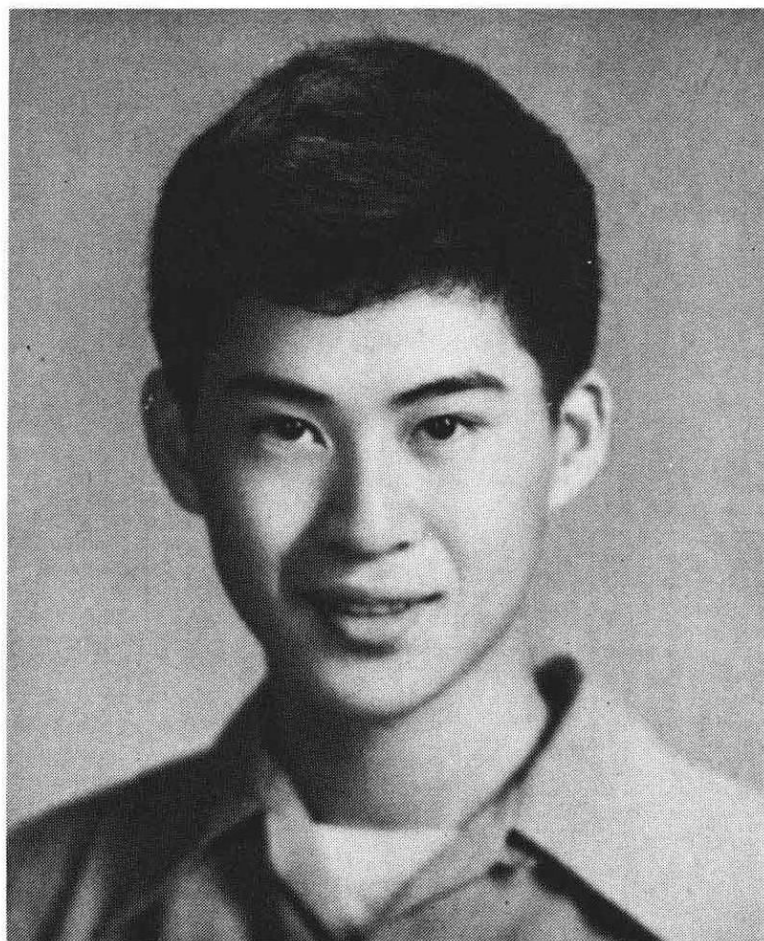
王晉民◆著

白先勇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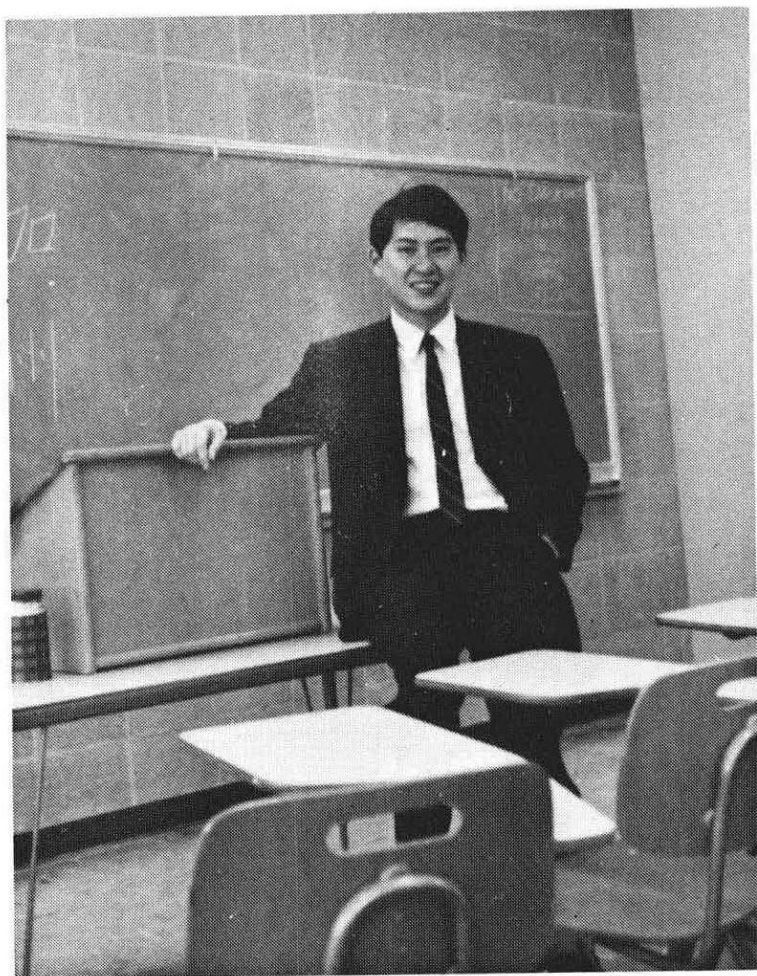




▲白先勇（中排左一）和父母、其他九位兄弟姊妹攝於抗戰勝利後的南京。



◀就讀臺大時期的白先勇，先是在《文學雜誌》發表了他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接著就在大三那年和同學創辦了《現代文學》雜誌。



◀白先勇於1965年取得美國愛荷華寫作班碩士學位後，前往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任教中國語言文學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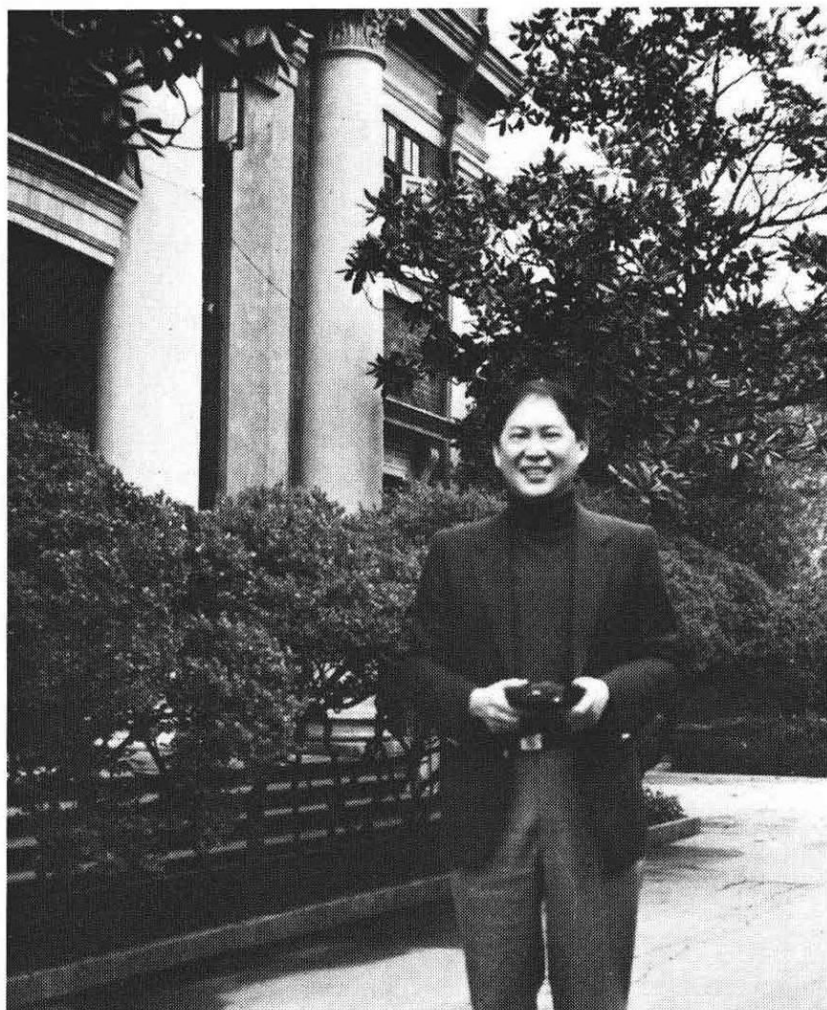


▶白先勇攝於美國加州的家中。

►本書作者王晉民於1986年赴美期間，特地前往加州與白先勇就其作品作深入的訪談。



◀南京大悲巷雍園一號，曾是白先勇父母在南京時的居所。



◀白先勇幼時所住過上海多倫路的家，如今已成了海軍醫院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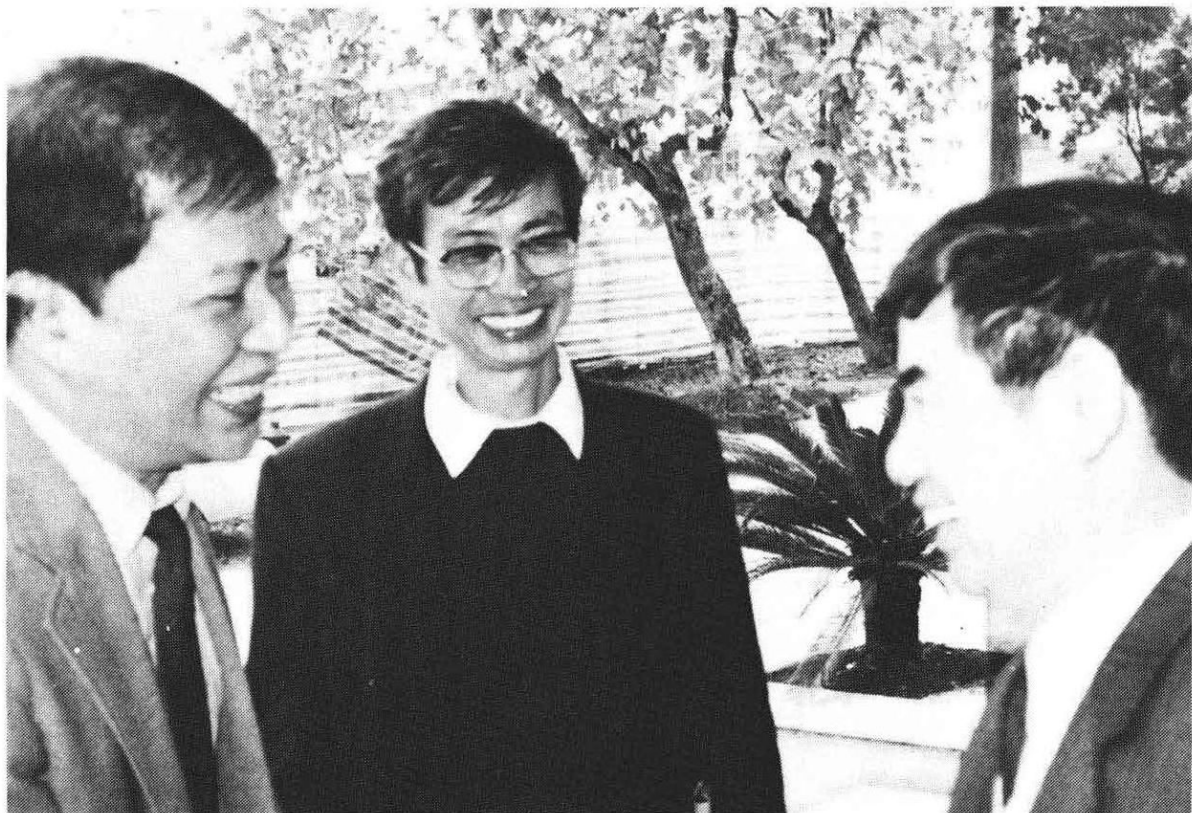


▶白先勇幼時，為了養病，曾獨居在這座位於上海虹橋路的花園洋房。在那段孤寂的歲月，經由讀小說，他為自己開展出一個豐富的心靈世界。

►汾陽路(舊稱畢勛路)的上海越劇院，原是白先勇幼年在上海的第三處居所，豪華氣派。白先勇在這裏曾有過許多熱鬧溫馨的回憶。



▼白先勇（左）於1987年第一次回中國大陸講學，在廣州中山大學受到校長李岳山（右）及本書作者（中）的歡迎。





▲白先勇攝於廣州中山大學校園。

▼1988年3月，廣州話劇團演出《遊園驚夢》，白先勇特地趕往廣州參加首演式，並與導演胡偉民（左一）、女主角華文漪（左三）、崑曲大師俞振飛（右二）合影。





▼停刊了二十年之後，《現代文學》終於在白先勇的努力奔走下重現在讀者面前。圖為白先勇於1992年3月21日返回臺北親自主持「現代文學重刊」發表會實況。
(林國彰攝影)

▲白先勇與當年共同創辦《現代文學》的陳若曦（左一）、李歐梵（右一），及後來參與編務的鄭樹森（左二）合影。



自序

得悉臺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要出版拙著《白先勇傳》，我很高興，不僅因為此事將促進海峽兩岸的文學交流，而且由於白先勇作品本身就是中華文化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培育出來的碩果，因此本書的出版將富有歷史文化的特殊意義。

一九七九年初，嚴冬剛過，春天方來，春寒料峭，乍暖還寒，但是在中大的校園裏，已經是滿眼嫣紫嫣紅，爭妍鬪艷，就在這嚴冬未盡春光方臨的季節，我在一個外國朋友的家裏，第一次讀到了一位臺灣作家的作品集——白先勇的《臺北人》。十來萬字的一個小說集子，我用不到一天的功夫就把它一口氣看完。讀罷不禁掩卷驚嘆：原來臺灣竟有這麼好的作品！於是在中山大學的學報，以及全國各地的雜誌上，接連發表了幾篇評介白先勇小說的長文，並且衝破重重困難和阻力，在他家鄉的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先勇小說選》。此書接連出了四

版，印數在五萬冊以上。這個印數對大陸出版界來說雖不算驚人，只能算一般，但是由於購買白先勇作品的讀者，大多數是大陸的學者、專家、教授、高級編輯、著名的戲劇電影導演、文科大學生等高層文化人士，與通俗作品的讀者群有明顯的不同。因此可以說，《白先勇小說選》的出版，已經牢牢地奠定了他在中國學術界和文化界的地位。此後，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的文聯出版公司、人民文學出版社等爭相出版他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新近出版的幾部臺灣文學史也都把他列入專章進行論述，這就說明，大陸的學者對白先勇的評價，以及對他在臺灣文學史上乃至世界華文文學史上的定位問題，已經逐步取得了共識。

八十年代初，《白先勇小說選》和研究白氏的論文發表後，曾引起海內外的廣泛注意。首先報導這個消息的是大陸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和香港的《文匯報》。接著來的是一批懷著好奇心的海外學者，他們魚貫來到封閉多年而剛剛開啟大門的中國學術界進行「探險」。我記得最早來採訪的就有臺灣文化界所熟悉的美國漢學家、著名的蕭紅研究專家葛浩文，他幾乎和我們整整談了一天。他離開中國不久，我們就在臺灣的聯合報上看到他所發表的《臺灣文學研究在中國大陸》，其中有不少文字介紹我校開設「臺灣文學」課程和研究白先勇等臺灣作家的情況。我記得還有一對日本的專家木村夫婦，從英文報紙上看到消息，特地從他們任教的中國東北坐飛機到廣州來採訪我們。他們當時提出了一個令人很意外

的問題：「你們研究的第一個作家為什麼是白先勇而不是臺灣的本土作家呢？是否因為白先勇是大陸人，與你們感情上比較接近？」我們當時誠懇而真實地告訴他們：「由於中國大陸封閉多年，我們一時無法找到臺灣本土作家的作品，而我們所能得到的白先勇的作品，其藝術水平確實相當高，值得研究。」並告訴他們：「今後我們對臺灣作家，不管是本土與非本土的作家，都將作深入的研究。」事實上後來我們也是這樣做的，在我本人後來出版的《臺灣當代文學》一書中，就對臺灣作家陳映真、黃春明、王拓、王文興、許達然、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林海音、聶華苓、張系國等，都作了專章的論述。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本土作家。我們研究白先勇，完全是從文學成就的角度而不是從地域的觀念去考慮的。

最近，廣州的花城出版社即將推出十六卷本的《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其中有四卷由我本人主編。我在《美加短篇小說卷》的序言中，曾對白先勇作過如下的評價：

白先勇是當代世界優秀的華文作家。他主要寫臺灣上層社會的貴族以及他們的第二代——飄零海外的貴族子弟。他的小說像是一座漂浮於水面的冰山，當你初讀它時，你看到的只是那晶瑩潔白的冰峰。但你很快就會發現，冰山下面却是無限深廣的海洋。白先勇小說的內容深廣而豐富，具

有多主題的特點。他不僅描寫社會性，而且描寫人性，以及隱藏在社會性和人性描寫背後的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他是刻劃人物形象的巨匠，他描寫了臺灣社會和美國華人社會的眾生相。他的人物個性鮮明，內心世界充滿著靈與肉、情與理的衝突；善與惡、美與醜、愛與恨往往交織在一個人物身上；他從不靜止地描寫人物，而是通過人物性格的發展和悲劇結局，去體現社會的變遷、人世的滄桑、人類的苦難和心靈的創傷；他善於通過人物的外表與內心、人物與環境、氣氛與情緒的辯證描寫，淋漓盡致地刻劃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白先勇的小說藝術是中外優秀文化的結晶，它既十分傳統又十分現代。中國的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中國的古典詩詞《詩經》、《楚辭》乃至唐詩、宋詞，中國古代的散文與哲學；西方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大師托爾斯泰、巴爾札克、契訶夫；現代主義的巨匠勞倫斯、喬伊斯、福克納等等，都對他的創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他在立足臺灣與海外華人社會現實的基礎上，吸取中西文學的優秀傳統。把臺灣和海外華人的小說藝術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峰。就文學作品所具有的深厚的中外文學傳統根基來說，在當代的世界華文文學作家中，還沒有人能超過白先勇。

正是出於對白先勇的上述的認識和評價，我很早就萌發了寫《白先勇傳》的念頭，我希望通過它，使讀者對白先勇的作品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和理解。因為白先勇作品的社會內容與藝術特質，都與中國近代的歷史、他的家庭身世、他個人經歷及文化與文學修養有密切的關係。

一九八六年，我應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邀請，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曾在美國各大學交流研究，為時半年多。這期間，我曾特地從芝加哥坐飛機到加州大學美麗的聖塔·芭芭拉校園拜訪白先勇和杜國清教授。但我來的不是時候，那時白先勇正在為臺灣的《聯合文學》趕寫小說〈骨灰〉，痙弦先生的越洋電話不斷地催稿，催得白先勇心急火燎。但是我在聖塔·芭芭拉停留的一個星期中，他每天晚上都與我談至深夜。以後兩年內他三訪廣州，每次來訪，他都在中大的校園或市內的賓館，與我作數夕的促膝長談。頻繁的接觸和不斷的書信來往，使我對他的作品和他個人的家庭身世，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這為我的《白先勇傳》的撰寫奠定了基礎。

為了使寫作材料更加豐富，一九八八年四月我趕到上海復旦大學參加第四屆臺港海外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便，參觀訪問了白先勇在上海、南京的故居。在南京，我參觀了他曾經居住過的大悲巷和大方巷（已改建），遊覽了他小時

候喜歡去玩的中山陵、夫子廟、秦淮河、明孝陵、無梁殿、雨花臺等名勝。在上海，參觀了他少年時代曾經居住過的虹橋花園、汾陽路、霞飛路等三處的舊居。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國民黨從重慶還都南京，當時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出任抗戰勝利後的第一任國防部長，國民黨與他的家庭都正處於「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而到一九四八年，國民黨軍隊在三大戰役中兵敗如山倒，白崇禧被蔣介石貶為華中「剿總」，遠離朝廷，而白先勇的家庭和兄弟姐妹也相繼離開南京、上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整個舊政權和家庭的處境，都有如《紅樓夢》所描寫的賈府行將崩潰的形勢：「忽喇喇似大廈將傾，昏慘慘如油燈將盡。」訪問南京和上海的白先勇舊居，使我獲得了豐富的感性材料，也使我對白先勇作品的歷史背景，作品中濃重的懷舊情緒和感傷主義有了更深切的體會。

為了更確切地了解白先勇的家庭和他少年時代的生活，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又專程坐飛機到白先勇的故鄉廣西南寧市和桂林市調查。在南寧市，我找到了兒童時代曾經長期與白先勇生活在一起的謝狗表哥，從他那裏，我了解了不少白先勇在桂林時期和重慶時期的少年時代的故事和細節，而且在南寧市，我弄清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白先勇其實是出生於廣西南寧市的小樂園醫院，而不是如臺灣很多書中所說的是出生於廣西桂林。這一發現後來也得到了白先勇本人的證實。